

生命的力度

赵金泉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渤海潮文丛

生命的力度

赵金泉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渤海潮文丛：生命的力度/赵金泉 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ISBN7—104—01032—7

I. 生… II. 赵…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22591

生命的力度

赵金泉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市万和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150千字 850×1168 1/32 7.5印张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104—01032—7/I·439 定价：15.00元

来自老盐河畔的声音

——序赵金泉的报告文学集《生命的力度》

孙 柏 昌

金泉的一通电话，与随后寄来的一袋沉甸甸的文稿，传来了远方的声音——老盐河那裹挟着暗褐色盐土、翻卷着沉重浪花的水声。那曾经的声音，还是那样亲切与稔熟。那声音陪伴了我许多年……

在孤独的黄昏——初春，光秃的扭曲的、如同那片土地上老人干枯的手指般的枣树枝桠，横七竖八地切割着蛋黄般的落日；缤纷的落霞就像小孩子五颜六色的尿布晾晒在枝杈上；于是，老盐河寂哑了，坦露出了惨白的河床……在星光闪烁的秋夜——秋风很凉，连蟋蟀那断续的鸣叫，也带着几分肃杀的秋意；老盐河最先感觉到了秋天，干涸而苍老的堤岸披上了银色的霜发……在夏天的雨后——老盐河咆哮了；我们几个郝村中学的同事，居然发起书生的疯狂——横渡老盐河。我是水性最差的一个，且一生患着恐水症。不过，难得疯狂一次，也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待游至岸边时，刚要双脚踏地，却遭了个没顶之灾。于是，便非常认真而畅快地喝了一大口老盐河水。那种苦涩的滋味，一直陪伴了我许多年。

金泉是老盐河的儿子。从老盐河的苦涩里，我感受到了金泉的生命与品格。二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在交河文

化馆见面时,我仿佛从他的脸上解读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经历,以及在那片苦涩的土地上滋养成熟起来的诚实、宽厚与幽默。

忘记了在哪一本书上读过了,哲学上好象有那么个地域学派。其基本观点就是:人的哲学理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似乎都与其生长成熟的那片地域有关。我是相信的。生命的根扎在那儿,你就永生永世也摆脱不掉那片土地对你的影响。记得,有那么一次,听了闻章一席高谈阔论:河北分三个文化带:京广铁路以西为太行文化带;京广、京沪两条铁路之间为平原文化带;而京沪铁路以东则为草莽文化带。大概意思是这样,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好象还大致分析了三个文化带的不同文化特质什么的。其实,真正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诚如交河、泊头。我曾经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我还是理解不深的。泊头大地上流着三条河:老盐河、清凉江、古运河。河北平原文化在泊头也呈现出一种很微妙的细分状态。我好象有这样一种清晰的感觉,泊头西部、中部、东部,形成了差异很大的人文景观。这种差异,似乎也可以从金泉的文稿中得到某种印证。因为,人的精神,毕竟是那片土地的折光。

金泉的作品,读起来确实很亲切。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原因大抵是这样:一是自己与金泉的感情;相识许多年了,总是在心中惦记着的。离开泊头后,也难得打一次电话的。只是我每次回去,他总是要来的,见见面,话也照例不多。

金泉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是，他的那一份真诚我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其二是金泉所写作品中的人物。有几个人，我是认识的，如张昭清、张俊华、王延生等。通过金泉的作品，可以清晰地认识那些人物的命运与际遇。第三是自己源于对泊头那片土地的情感。我毕竟在那儿生活了16年。尽管离开了十几年，还是在惦念着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怎么也忘却不了的那些给予自己的土地般深厚的友情。所以，任何来自泊头的讯息，都会如同《城南旧事》般的亲切。

《生命的力度》的主人翁，金泉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感觉。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昭清一直是个沉稳踏实、性格内向、相对柔弱的书生。不知为什么，许多年里，这种印象总是挥之不去。或许，正是因为给了他一根阿基米德式的杠杆，所以他才能把一个叫冯三番的地球撬动得如此精彩。那么多人，都在用毕生的精力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杠杆或者合适的位置，以便充分张扬生命的活力。但是，幸运却只属于少数人。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张昭清是幸运的。冯三番是金泉的故乡，又长期在乡里混差事。所以，读起来有一种亲历者的生动与真实。当了一任父母官，不煮红薯，做成一件事就不错了。昭清做了好几件。电与学校，精神与物质，两个火炬同时点燃；从此，冯三番乡不再昏暗。《他从乡间来》的主人翁张俊华，在我的印象里，好象一直是个新闻人物。如果记忆没有失误的话，在他出任公社书记的时候，在当时的交河县，好象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无论走到什么岗位上，他会比较准确地抓住“卖点”，让人的眼前倏然一亮。出任

泊头市商业局长的张俊华,以一种崭新的思维与行动,宣告自己的独特与存在。经典著作中,好象有过这样的话: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泼的。把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调动与发掘出来,是一切改革的真正目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肯定与认同,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正是张俊华所做的。于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营商业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王延生则属于一个新时期的新型的基层领导者,从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那片传统的土地。随着 WTO 的走近与网络时代的来临,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思维方式必须抛弃。据说,现代知识的变更速率是惊人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等到毕业,他学的一半知识好象就应该进入垃圾桶了。经济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正像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把我们生存的地球村变得愈来愈小了,而互联网就是我们这个小小地球村的街心花园。王延生是勇敢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人。而《擎起铸乡的旗帜》中的那个穆秋池,是铸乡真正的儿子。当三十几年前,我初次踏进交河那片土地的时候,那些如同《天工开物》插图般的高高低低的炼铁炉,给我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象。如何让“铸造之乡”的传统产业重新注入活力,“普惠”的探索与成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惠”与“惠普”的想象,能够泄露出主人翁的勃勃雄心。忘记了是哪一位名人说过类似的话:世间只有想不到的事,而没有做不成的事。谁会想到,若干年前,还吃着返销高粱面的穆秋池,会堂而皇之地在欧美大陆风光?与穆秋池有着异曲同工经历

的高彦森,则以自己在无压锅炉厂的实践,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100”——“6000000”,记录着一个非凡的人生。我非常喜欢也非常尊重范桂芬老师。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她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用知识驱逐愚昧的人并不愚昧,用知识驱赶贫穷的人却依然贫穷。”她那种极富震撼力的人生经历,使多少所谓的“巨人”,萎缩成了侏儒。

我真的不知道,金泉还在寂寞中写了那么多人物。从官员到企业家,从默默的小学教师到商界名流……这里,当然倾注了金泉的许多心血;与此同时,也给予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物世界。读过之后,也的确有一种“此声非彼声”的惊讶。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你会听到“E”时代在老盐河畔的清晰回声。

老实人常在。愿这本书与金泉与我们常在。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孙柏昌,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员。曾出版小说集《黄瓜园》,散文集《夜阑独语》及译著《米斯特拉尔散文选》等100万字文学作品,现为《中国海洋石油报》驻塘沽记者站站长。

目 录

序:来自老盐河畔的声音..... 孙柏昌

第一辑 政园勤耕

生命的力度.....	(3)
他从乡间来.....	(29)
在跨越世纪的轨道上.....	(55)
中流击水.....	(74)

第二辑 僻野拓荒

芬芳的事业.....	(81)
今夜星辰.....	(101)
几多风雨几多情.....	(121)
蜕变人生.....	(138)
青春作伴赋壮歌.....	(153)
吹尽黄沙始到金.....	(165)

第三辑 长歌短吟

擎起铸乡的旗帜·····	(181)
托起名牌唱大风·····	(187)
去意辉煌·····	(195)
感谢生活·····	(202)
岁老根弥壮·····	(213)
岁月无痕·····	(220)
撑起一片蓝天·····	(227)
后记·····	(231)

第一辑

政 园 勤 耕

生命的力度

人生的命运本来是捉摸不定的。

我们有些人的经历确有传奇色彩。波谷浪峰,大起大落。在名利场中翻了几个跟头,饱尝了世态炎凉,冷漠人情之后,在有了切身体验、痛定思痛之后,便学得圆滑世故,苟合取容了,在任何时候都学会保护自己。

而他的经历并不奇特。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学时学习成绩平平,之后就是当教师、打字员、文教局副局长、公社党委副书记、乡长。简单得似乎一句话就概括了自己的前半生。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四十个春秋,在人的一生中,涉世经历可谓不算太短了,但他的命运之舟似乎悠然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岁月的流水悄悄驶来。

没有领略过被推上浪峰的感受,也没有品尝到跌下山涧的滋味,自然也就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做任何工作都心绪坦然,从不瞻前顾后,只想把工作干好。当教师就把精力倾注到教育事业上,做一位辛勤的园丁;当打字员就知道埋

头打字,把字打得准确无误,把文件或材料印得干干净净,不染一点儿墨渍;当公社副书记下乡包村,哪项工作也不甘人后……

“事不都是人干出来的么?”他经常这样说。

荣誉这东西对于追求它的人极吝啬,却偏偏给予不追求它而脚踏实地的人,他获得了敬慕与尊重。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沉重。以致当一项新的任命落到他头上时,他不得不回顾和反思了:命运之舟过去是不是一直在港湾里没经过风浪,或行驶在内陆河不能进入大海?过去是不是一直行走的坦途而没有大山阻路,未曾越过峡谷与断崖?那么,今天改革的洪流终于把他推到了河流与大海的汇合处,他必须到更大的风浪中去做一个弄潮人。或者说时代的召唤把他推向更高的一座山崖,他必须冷静下来,迎着猎猎的改革之风遐思自己的走向。

第一章:在十字路口徘徊良久,当他跃跃欲试、稳定情绪纵身一跳,就站在了被告席上。

“张昭清同志,经市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冯三番乡党委书记。回去准备一下,近几天赴任。”泊头市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口气很和蔼,但表情却十分严肃。

听到“冯三番乡”这几个字,张昭清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做梦也想不到领导上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当时噤若寒蝉,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只觉得一股酸楚从心底往上

涌。

那是个什么地方啊,提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它的前身是黄屯公社,尊称黄官屯。这些年,那里的领导去了一任又一任,不是挨批斗回城,就是患病离职,正常调离的委实人数不多。回来的同志对那里的人感到失望,那里的人们对领导也感到失望。难怪连那里的老百姓都说:“叫黄官屯真没叫错,来了官就黄。”一九七八年,当公社由黄屯迁往全公社中心地冯三番村时,有的老百姓竟然说:“都说咱庄稼人迷信,我看当官的也迷信着哩,为什么搬迁?就是怕黄官。”这话讽刺得够绝妙的。

那是一座荒芜的大山,几乎听不到山泉流水的吟唱和清脆的鸟鸣,看不到苍翠的树木和奇花异草的秀丽景色。所见的是乌云密布,阴霾笼罩,雾霭蒸腾。令人沉闷和孤寂,窒息地喘不过气来。平心而论,他不得不对未来作出可怕的想象。

但他知道,这将是一次不寻常的任命。既然领导不久前把他从乡长的位置上调换下来,调到这个复杂、难缠的地方任“一把手”,想必领导已作了周密的考虑并权衡了他的能力。他能拒绝吗?

“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张昭清木讷地回答。组织的决定不会改变,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只是说在未思考成熟之前,他总是不轻易表态,这也许是形成他生性爱保持沉默的原因。

张昭清将去冯三番乡任职的消息不径而走,招来不少

同事的悄悄议论：

“这个人实在，不会花言巧语，能干事，行。”了解他的人说。

“他那两下子我知道，非陷进去不可。”说这话的人自以为对他也不是不了解。

……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人与人之间，同事之间共事多年，相互了解也会咫尺天涯，远远不似清水般透明。

这期间张昭清在交河镇碰上一位同事，那同事象见陌生人一样打量他：“你到冯三番乡去上任？”那口气和眼神儿，显然对他持怀疑态度。

“怎么，冯三番乡能吃人吗？”张昭清半开玩笑地说。

对方翘起大拇指：“行，你胆儿真不小。”

好家伙，谈虎色变，令人惴惴不安。

在这里应提一下某局一位局长，他曾在冯三番乡的前身黄屯公社任过“一把手”，他是挨了批斗，背着黑锅走的。但他对那里的人民仍一往情深，对这个令人失望的地方仍充满希望，对张昭清赴任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和关注。鼓励他说，“别听人们说得那么邪乎，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要自信。”

是的，培根说过：“一个人幸运的造就主要还在他自己手里。所以诗人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幸运的建筑师’”。懦弱只能造就优柔，严酷才能造就顽强。安闲只能

消磨意志,搏击才能生发活力。只要意志大于艰难困苦,意志就能战胜艰难困苦。他明白:赴任的这条路,绝不是碧绿如茵的草坪,路旁没有摇曳的鲜花和灌木丛,而是要在绝壁和峡谷之间选择道路,在布满荆棘的荒野上开拓。这些天,他已做好心理准备,对面临的一切都作了充分的估计,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作了具体分析,对比之下,他也冷静地掂量自己的能力……

“给我静默,我将向黑夜挑战!”(纪伯伦)一旦决心一下,冯三番乡那方焦灼、贫瘠却又显露着绿色的三万六千亩土地便向他迎面扑来……时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然而,他太轻率,太天真,也太幼稚了。只当坐到冯三番乡政府的办公桌上,他才深切地感到:原来的估计是多么不足,原来的认识又是何等的肤浅。

教育经费不能兑现,教师的工资长期拖欠,最长已达八个月之久;几年来公粮征购每季都不能完成;一九八四年责任田调整留有尾巴,涉及到二十个生产队;计划生育工作几年来未能很好地开展;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和现役军人的乡筹款发放不了……

乡办企业欠外债近百万元(真是一个无底洞,他怎么会估计到)。欠外地,欠本土,欠国家,欠个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他走过的几个乡镇未曾见过的。乡办工厂早已倒闭,工人们已回家各自找活路去了,但仍有好几个月的工资长期不给发放,人家只好来找乡政府要帐。他们说:工厂